

# 從上帝創造到人類自我再創造——超人類主義的警號

作者：李錦綸

服務單位：創欣神學院

職稱：蘇文隆牧師神學教席神學教授

Email: [hqchqc@gmail.com](mailto:hqchqc@gmail.com)

**摘要：**人是按上帝形象創造的超越造物，反映上帝的自主、超越與創造力之特質，落實於管理自然大地之責任。但人因墮落而自我轉向，結果運用管理大地之能進行自我價值的再創造，首見於巴別塔事件，今則見於超人類主義之推展，要藉基因改造、神經科學、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嘗試落實人類自我演化，其結果將導致人自我蒸發於無有。以此推演，人被創造從無而有，亦終將歸回無有，實與上帝救贖本意，把人按基督形格更新再造，讓人類因此得著神性化而能參與三一永恆生命之目標背道而馳。

**關鍵詞：**超越的造物、上帝形象、巴別塔、基督形格、超人類主義

## 壹、人——那超越的造物

人類的自覺存在似乎是個謎，一方面發現自己只是萬物中的一分子，但另一方面又意識到人自己跟其他萬物有基本差別。這差別就在於自覺的超越。舊約《傳道書》作者從對人生的觀察中，<sup>1</sup>提出這樣一個問號：「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甚麼益處呢？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傳 1:2-4）在每天勞碌中，人希望找到自己的存在價值，但卻發現自己的存在對整個存在界並未發生任何有意義的改變，因此人生感到厭煩（8 節），因為自己的存在最終無人會記念；或說，自己的存在沒有人認為是重要或必須的（11 節）。

如果不從別人的認可去肯定自己的價值，那麼可以嘗試從當下尋求自我滿足來肯定自己。希望從世界所能提供的「外物」中尋得當下的快樂，因為快樂（甚至能達至狂喜的快樂）也是存在性的超越。所以心裡說：「來吧，我以喜樂試試你，你好享福！」（2:1）然而，這些都不能給予真正的滿足（11 節）。這些暫時所得的，無法存留到永遠，因為死亡的大限無人倖免（15 節），勞碌所得的成果不能永遠享有，結果只得落入他人手中（21 節）。

最後，傳道者必須面對一個事實，雖然人自覺超越，但是對於萬物秩序卻無法操控，不過這是出於上帝的定意。祂一方面掌管一切，卻又將「永遠」（עולם）安置在人心，讓人有超越其實然限制的期待，而人又無法參透上帝的作為（3:11）。事情發生的無常，讓傳道者不得不感嘆：「萬事之理，離我甚遠，而且最深，誰能測透呢？」（7:24），就連善惡因果報應的道德規律，有時也會逆其道而行（8:14）。因為當人能「參透」上帝的作為，人將希望藉此操控一切以達至自設的美好目標。在不能操控狀況下，人唯一的出路是信靠上帝的美善而盡情生活，在一切生活上都要曉得上帝將要審問，但又能在勞碌所該得的分上好好享用（3:12-15；11:9-10）。如此，在人活於地上有限的年日中，便能在其受造的實然限制中享受該有的福樂，這要求人信靠超越於他的上帝，對於終極超越者上帝的「信靠」便成了人落實其「被造性的超越」（creaturely transcendence）的方式。<sup>2</sup>

---

<sup>1</sup> 雖然學界對於《傳道書》作為文獻其形成的內在一致性有不同看法，但是筆者認為其主旨是清楚的，是對於以人所站的本位看世界，並只有穿越眼前的世俗實際，以信心的眼睛才可能找到永恆的終極答案。所以預設作者有護教動機並不為過，即站在一般世人的位置，嘗試勸說聽者世俗人生並無出路。參 G.S. Hendry, "Ecclesiastes," in *New Bible Commentary*, 3<sup>rd</sup> ed. (Downers Grove: IVP, 1970), 570-571; Derek Kidner, *An Introduction to Wisdom Literature: The Wisdom of Proverbs, Job and Ecclesiastes* (Leicester/Downers Grove: IVP, 1985), 93-94, 105-115.

<sup>2</sup> 我們不難感到《傳道書》的內容在某程度上預設了作者對於《創世記》前三章的掌握，這議題的討論可見於 Matthew Seufert, "The Presence of Genesis in Ecclesiastes,"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78 (2016): 75-92.

## 貳、被造性超越之基礎

### 一、兩個創世敘事的神學解讀

聖經對於人類在地球出現給予一個確定答案，即人的存在並非偶然發生、或按自然規律演化的結果，而是經過上帝那終極超越者的設計，不單是精心設計，更是選擇了以自己作為模版的方式而創造，人之為人其定義性特質便建基於上帝的「形象」和「樣式」上。這是第一個創世敘事傳達的信息。如果按著二合一的修辭（*hendiadys*）去理解，「形象」（*צלם*）作為主名詞表達了核心意思，而「樣式」（*דמות*）則再於其上加以解釋，那麼我們發現兩者在意義上並沒有基本差別，都是說明了跟模版的樣子沒有兩樣。或許，中文翻譯所使用「形象」一詞，凸顯了原文的一般性塑像的含義（撒下 6:5），<sup>3</sup>即其外顯形格的類比關係。而「樣式」雖然也有這意思，但似乎又有多一個角度，包括形容兒子之於父親的相像，暗示除外顯的酷似，更有性格特質之相近：亞當生塞特「形象樣式和自己相似」（創 5:3）。有趣的是在此處經文，兩個詞同時出現，而且「形象」先於「樣式」，說不定是跟 1:26 一樣，要加重語氣地表示不光是外顯的形象，更是內在的特質都一致。<sup>4</sup>

假如我們將上述的理解，置放在第一個創世敘事要傳達的重點，即上帝的創造是賦予秩序（*order granting*）的行動，那麼「形象」所凸顯的便是秩序的最高峰——上帝的形格，然而這不光是外在的形格，更是內在的真理特質。雖然在這個敘事中的序幕提過上帝的靈的運行，不過絕大部分篇幅都在講論上帝透過他的「道」而成事，從宣告到落實，真理的道便成了在創世行動中，上帝賦予本質虛無的被造界那多姿多采的豐富「秩序內容」（*order as content*）。而這個內容的最高峰就是上帝本身的形象，在其內隱含著這些豐富內容根源的線索；因此，上帝讓人管理被造界本是合宜的。

在秩序的前提下，「形象」從類比關係更可進一步表達雙方的對應關係（*correspondability*），即可能建立彼此的意義關聯，包括可以向對方傳達意義內容，並接收對方所要傳達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被造物中，上帝只有向人說話：「上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上帝〔對他們〕說……。」（28-30 節）這是上帝賜給人的允諾與責任，等待人因著順從而得福。這是在上的創造主跟按其形象樣式被造的人之間「和諧」相交關係（*communal relation*）的典範，這第一個創世敘事在安息日共享安息的期待中完滿結束。

<sup>3</sup> *צלם* sec. 1, *The New Brown-Driver-Briggs-Gesenius Hebrew-Aramaic Lexicon*, 853.

<sup>4</sup> Bruce Waltke 則判斷「樣式」一詞應指跟上帝的分別，認為《創世記》作者適心選擇用詞，讓「形象」和「樣式」兩個語詞的同義性顯得不大可能。見 Bruce Waltke, *Genesis: A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1), 66-67, n. 51.

如果頭一個敘事把重點放在秩序的賦予，那麼第二個敘事則關注能讓事件發生的行動（a waiting for action），並且交代了如何因人選擇的行動世界最後落入現在的狀況。從凸顯創世的神學邏輯（但非時間順序<sup>5</sup>）的布局上兩者彼此對照，都包括了開場白（2:4／1:1-2）、環境的準備（2:5-6／1:3-25）、人類的出現（2:7／1:26-27）、上帝的吩咐（2:15-17／1:28-30）；然而，這第二個敘事更富有上帝與人類之間的互動性。在甚麼都「還沒有長起來」的那百物待舉之即，已經「有霧氣從地上騰，滋潤遍地」（2:5-6）。這似乎為後續發生的事埋下了伏筆，耶和華上帝將要對泥土的人吹氣。無形無格的「氣」卻叫萬物活起來，特別首先是讓本質是泥土的人成為活人。上帝吹氣進入人的鼻孔這幅生動的圖畫，刻劃出人在生命發生一事處於領受的位分，是上帝激活了亞當的生命，如果我們理解所吹的氣是指著聖靈，那麼聖靈就像點火般的點燃起亞當的新生命。<sup>6</sup>生命發生的主題貫串於耶和華所給的吩咐中，不光說明如何繼續存養生命，亦警告在何種狀況下將失去生命而死（16-17節）。故事的第一階段結束前，還交待了人的存活方式一方面像動物有雌雄兩性，但是又超越了動物的生理層次意義，而於兩性相交關係中在某方面也反映著上帝形象的真實。上帝形象不但在男女各自身上落實（1:27），也在作為合而為一的生活事實中體現著彼此赤露敞開的和諧生命（2:25）。在這第二個敘事以「耶和華」那立約的名稱呼上帝的用意，也在暗示上帝與人有如祂跟以色列立約的密切生命關聯，從這個角度看亞當與妻子的婚姻，便帶有「約」的特殊類比意義。

## 二、墮落啟動「形格坍塌」之歷程

從文學角度看，《創世記》2:4 至 3:24 的內容呈現出交叉結構（chiasm），3:6-13 是交叉的焦點用來凸顯人的犯罪行動扭轉了上帝創造的原意。<sup>7</sup>當人違背上帝的吩咐而墮落，雖然人還仍存在於世上，但已經啟動了「死亡」的歷程。本來和諧的關係遭破壞，包括夫妻關係的異化，上帝與人的疏遠，在上帝給人的判辭中，直指創造自然秩序的損毀，連人跟其生存環境——女人生產之苦並土地不再為人效力——都互相為敵。人終於歸回原初的塵土，說明了上帝賜予的形象「形格坍塌」（deflationary collapse of form）的最後階段（3:16-19），人被逐出伊甸只是整個關係網絡斷裂的總體結論。

形格的保存和生命的延續彼此息息相關，這也許是《創世記》選用了兩個不同角度的創世敘事表達人類獨特性的原因之一：上帝形象的形格提供給上帝賜予的生命得以延續

<sup>5</sup> 例如植物在人類出現前還沒有長起來，跟第一章創世的順序有出入。參 Derek Kidner, *Genesis: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Downers Grove: IVP, 1967), 59-60.

<sup>6</sup> 相對於其他用泥土造成的動物而言，上帝吹氣這行動界定了人與獸的分別，因此人無法從他所命名的眾多動物中找到他的配偶（2:19-20）。

<sup>7</sup> 見 Waltke, *Genesis*, 81.

的條件。如果我們允許從三一神學的視角看問題：就萬物的創造而言，第一個敘事的聖道所提供的「秩序」似乎成了第二敘事的聖靈「運行」的平台；就人類的出現而言，則聖道提供的形格（上帝形象）讓聖靈可以在其中點燃起能與上帝相通的生命，<sup>8</sup>在相交中達致豐滿。

活物的形格為其主體的獨立性設定界限，照樣人的形格定義了他作為主體之所是。上帝與人既非本體性的關聯，而是關係性的關聯，那麼上帝形象便提供給人一個「相對獨立」的主體定義，就是能與上帝相通的主體，其獨立性實現於意志抉擇的終極性，而人仍在其有限中的不斷需求被滿足而存活；換言之，人並不可能真正獨立存在，卻在意志的超越中不斷「依存」於上帝生命的支援並從祂得著供應（伊甸所象徵的意義），從希伯來文的辭義可以看出人作為 נפש（〔有靈的〕活人）正表達了這個思想。<sup>9</sup>

人的實存狀況是「那超越的造物」，魔鬼試探的利器便在於操弄人在其有限中對那超越的幻想，看超越等同於自我有能力控制全局，按自己心意決定而行。那知這絕對自由的假象，使人自陷羅網，放棄了上帝給人恩惠的自由空間（參 3:8-14），<sup>10</sup>陷入獲取自主權力的爭鬥，而反成了權力的奴隸（參 3:16b），甚或最終因此被掌握死權的魔鬼所轄制。<sup>11</sup>

## 參、巴別塔：人類自我再創造的嘗試

被逐出伊甸後，人類嘗試在上帝之外尋回自己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大洪水之後發生的巴別塔事件有高度象徵性，成為人類歷史不斷重複的故事典型。從人類創作能力看，建設巴別塔的成就算是當時世界可達水平的巔峰，都是因著人類集體智慧與努力的結果。事件發生於士拿（11:2），那是人類現知最早高等文明蘇美爾文化發源地，此文化後被巴比倫所繼承。從《創世記》11章的敘述可見，當時不論在人力或物資都是豐富的，而且在建築技術上也是一個突破性時期，建材是採用了含工業標準化的磚，以此取代過去從自然環境採集的石頭，又用黏性更好的石漆代替以往慣用的一般性灰泥，因此所能夠建築的高度和堅固度都超越過往，所以「塔頂通天」（4節）。不單如此，這個建築計劃的成功，也有賴於社會的制度化運作，故此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3節）；這倡議

<sup>8</sup> Kidner 對比上帝作為工匠賦予人形格，但向人吹氣則表達了跟人產生非常個別性的關係。見 Kidner, *Genesis*, 60.

<sup>9</sup> נפש 一詞在不同經文的使用中，有包括吞吃食物的喉嚨之意，指向對基本虛要的欲求。討論見 Hans Walter Wolff, *Anthrop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1), 11-14.

<sup>10</sup> 「恩惠」（grace）可以從空間的觀念理解，施與恩惠就是給對方回還的空間。

<sup>11</sup> 「死權」可看為是沒有上帝的領域的權柄。

表達了所有的人對此行動的共同決心。「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從二合一的修辭法可以理解為一座以該塔（高度）為標榜的城。

就城的用途而言，古近東的城不是居住用的，而是為宗教及公共事務而設。<sup>12</sup>看起來，巴別塔除了當時文化可能有的集體通靈宗教性目的之外，就是為了滿足人自尋身分定位的象徵意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4節）人類的集體意識在此成了個人超越個別限制的投射結果，在「一名」之下實現了一超人的理想，就一個人無法達成的事，通過一群人合作的集體努力便能做到，人要藉著自己手所作的定義自我的存在價值；即人類自認為無須創造他的上帝，也可以透過自己的手能操作的方式（科技）創造出「自己」。巴別塔集體性行動計劃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人類當時用以彼此溝通的共同語言；所以，使人的言語不通的巴別塔事件，是上帝對希望能自我再創造的人類的審判。

<sup>13</sup>

## 肆、超人類主義的當代案例

類似巴別塔事件現在仍繼續發生，當代的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思想，指向人類需要突破現存的限制，所採用的手段是透過人類親手創作的科技方法達成。超人類主義跟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彼此相關，後者可視為前者要達到的終極目標；換言之，在後人類世界裡，不會再有人類，在自我演化進程中，人作為一個種屬將被淘汰。但甚麼是「人」，以致超人類主義希望超越的呢？這卻又是一種價值預設，問題只是甚麼價值；或說，誰的價值？

### 一、歷史發展

---

<sup>12</sup> Waltke, *Genesis*, 79.

<sup>13</sup> 「巴別」在阿卡德語的原意是通天（神）之門，但在希伯來語同音值的語辭則是混亂之意（Waltke, *Genesis*, 81）。類似巴別塔事件的故事，也在蘇美爾的故事裡出現，有一題為 *Enmerka and the Lord of Aratta* 的故事講述全世界曾經有共通語言，但後因兩個神明的不和而發生混亂。見 Joseph P. Farrell & Scott D. de Hart, *Transhumanism: A Grimoire of Alchemical Agendas* (Port Townsend, WA: Feral House, 2011), 22-24.

就歷史發展而言，<sup>14</sup>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雖已有人提出超越人類限制的觀點，<sup>15</sup>但若追問誰算是超人類主義具代表性的創始人，答案只有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他在 1957 年曾這樣形容超人類主義：<sup>16</sup>

到現在為止人類生命一般都是像霍布斯所描述的，「糟糕、粗糙與短暫」；大多數的人（若非少年早逝）就是在苦難中被折磨……我們可以合理的相信如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現存的限制並我們存在所帶來悲痛的挫敗，大部分都可以克服……人類如果希望達成，是可能超越自己的——不單是個別凌散的，這人這樣，那人那樣的，而是全人類整體性的超越自己。我們需要給予這個新信仰一個名稱，也許「超人類主義」是合適的。…「我相信超人類主義」：當有足夠多的人能真的說，人類這物種將快要達致新存在形式，那與我們的分別正如我們之於北京人的分別。那它最終將會在有意識地實踐其真正的命運。

不過促使超人類主義成為一個運動的，就得歸功比利時出生的美籍伊朗人 FM-2030（本名 F.M. Esfandiary），這位未來學家認定，凡是接納以科技方法、生活方式、並世界觀過渡至後人類生活的人都應該稱為「超人類」。<sup>17</sup> 1998 年又有 Nick Bostrom 和 David Pearce 兩位哲學家創立「世界超人類主義協會」（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或簡稱 WTA（2008 年易名為“Humanity+”），旨在推動讓超人類主義於科學研究並公共政策領域成為可被接納的議題。WTA 給予兩個正式的定義，界定了超人類主義為：

（一）理性和文化運動，在於確認徹底地增進人類存活條件的可能和意願，是透過應用理性，特別是以發展並廣泛運用科技方法，排除衰老，並高度提升人類智能、體能、並心理能力。

（二）對科技所產生的後果、給予的前景、並潛在的危險之研究，就是那些能夠讓我們可以克服人類基本限制的科技；並研究發展及使用這些科技所牽涉的倫理問題。

就超人類主義在社會及政治領域的發展，2012 年「長生黨」（Longevity Party）成立，在三十多個國家推動以科技方法增長壽命。另外，義大利的 Giuseppe Vatinno 成了第

---

<sup>14</sup> 歷史發展部分參考“Transhumanism,” in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nshumanism> (Accessed July 12, 2016).

<sup>15</sup> 英國基因學家約翰·伯頓·桑德森·霍爾丹（J.B.S. Haldane）於 1923 年便預言人類生物學的發展將能提供重大利益，特指對優生學並人工創生學（ectogenesis），即以人為方法創造或維持生命，或透過基因改造方式提升人類的健康與智能。

<sup>16</sup> 全文見 Julian Huxley, “Transhumanism,” in *New Bottles for New Wine*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7), 13-17. 轉載自 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 網站：<http://www.transhumanism.org/index.php/WTA/more/huxley> (Accessed July 22, 2016).

<sup>17</sup> 他從 1966 年開始在紐約市的新學院教授他對於人類的新觀點，又於 1973 年出版了《往上飛升：一個未來學家的宣言》（Up-wingers: A Futurist Manifesto）。自 1980 年代初，羅省的加州大學成為了超人類主義思想的大本營，FM-2030 也在這裡宣揚他的「第三途」（Third Way）的未來學主張。

一位超人類主義者被選任國會議員；美國也不甘後人，「超人類主義黨」的創辦人 Istvan 也要參與 2016 年的總統競選。因此，超人類主義不再是單純的未來學的哲學論點，它已經成為一股邊緣社會力量，並且有朝向主流文化發展的態勢。

## 二、前途自抉的世俗理念

在理念上，超人類主義從赫氏時代至今並無重大改變，其背後的世俗精神明顯，即人類自決前途命運，實際上成為一種人相信自己的自我超越能力的「新信仰」。但這種能力又是基於自然演化的結果，從無機物料到有機生物，從有機生物到有意識的人類，再從有意識的人類自我演化為超人。<sup>18</sup>然而，跟過去的進化觀不同，是主體意識的參與，不再是無意識的演化，而是人「能抉擇」今天這個自己的未來。要注意的是在赫胥黎自己的宣言中，他把人出生之後的個人成長，包括性格的形成，也算為是人類演化過程的一部分。他說：

在出生之後，除了自動的生長與發展，個人開始落實其精神潛能——通過人格的建立，特別才能的發展，不同知識與技巧的學習，社會延續的參與。這個後天程序並非自動或預設的，它可以因著環境與個人努力而有不同發展路徑。潛能得以落實的程度多少能完全達到，而最終成果卻可以是令人滿意或是恰恰相反：特別是個人性格可能遠遠低於真正豐碩的地步。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的，發展完美，自盈豐足的（self-integrated）性格是演化的成果，是我們可以得知在這宇宙中最豐滿的成就。<sup>19</sup>

他重新定義了演化觀念從自然而然，擴大為有意識的自我主導的演化，牽涉演化過程本身增加了有意識的「自我反照」（self-reflexive）功能，讓人類不再是「被定型」的存在。不過個人性格養成跟人類整體的自我超越還是有基本不同的，前者仍是基於個人存在這個已被定型之事實，而超人類主義則連人類本身的定型也要超越或解構。當人要成為「超人」，「人是甚麼」這個定義最終便被挑戰。<sup>20</sup>

---

<sup>18</sup> 就超人類主義作為一種信仰看，會發現天主教神學家德日進的思想與此靠近。見 David Grumett,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nd of Enhancement: Insights from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in *Transhumanism and Transcendence: Christian Hope in an Age of Technological Enhancement*, ed. Ronald Cole-Turner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1), 37-49.

<sup>19</sup> 同註 16。

<sup>20</sup> 有人如此形容這個過度階段：“The cutting-edge creative slogan will shift from “Think different” (referring to ourselves) to “Make it think differently” (from ourselves). The pioneering attitude will shift from “Create a better life” to “Create a different life.” Radically different!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augmenting the brain’s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the body’s sensory and mobile capacities, there will be a race to tinker with our limbic brain on the one hand, and to develop autonomous robotic beings on the other.” Ted Chu, *Human Purpose and Transhuman*

實際上，超人類主義並沒有既定的人觀，因為都是在演化過程中。如果說有，也只是暫時性的，而非本質性的，因為在背後預設了某種唯物傾向的自然主義觀點；即基於物質的進化而最後產生精神，或言精神的發生是由於物質結構內容所引起。<sup>21</sup>從赫氏對於人的定義看，人是「現存的」演進狀態，在現存狀態中有限制，也有尚未充分發揮的潛能。因此，人並沒有必然的存在意義，只是在過程的偶然存在，也當然不會有按著現存狀態繼續存在下去的價值。在現存狀態中，一般認為人類受限於身體，但在智能上則有廣大發展空間，最終目標甚至達致「心靈經驗」。不過所謂心靈經驗，卻是可以透過學習的技巧獲得的。<sup>22</sup>因此，人的潛能的發揮不會局限於某些人，原則上，只需要有適當的學習機會，每個人都能作到。赫氏所謂「心智」（mental）與「心靈」（spiritual），兩者界線模糊，高超的心靈連於可自我發展的心智層次；這樣，自然的便朝向超然領域開放，人所以為是超然的其實不過是自然的延伸發展而已，無非是人的（自我）意識。又假若人類基於其物質基礎可以發生意識，那麼就沒有邏輯上的理由，去排除當機器發展到某種層次的複雜系統，也會出現屬於「自己」的自我意識，這是超人類主義者期待人工智能所能發揮的效用。

23

人類一直無法解決死亡問題，超人類主義第一優先便是通過科技達到長生不老。如果人類衰老是由於生理條件的局限，那有望基因改造可解決困難。不過，長生不老還牽涉品質生活，需要同時解決疾病問題，甚至增加人於自然狀況所缺少的能力。除體能增加，超人類主義更注重智能的超越，尤其對大腦潛能的開發，因大腦被認定是個別人格之所在。

赫胥黎定出超人類主義「為自己」與「為他人」兩大目標。<sup>24</sup>為自己是要發揮並享受現在人類擁有的潛能，為他人則有更長遠考慮，要產生超越現在人類的新種屬。如果人工智能可以超越人類智慧的話，那麼人最後可能被機器所取代。在追求人類物種的自我超越過程中，人本身的存在價值將會自動蒸發而消失，這是所謂「科技的奇點」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英國密碼專家 Irving John Good 認為：

讓一部超級智能機器（ultraintelligent machine）這樣被定義，就是一部能夠遠超過任何人（不管多聰明的人）的所有智能活動。由於設計機器是這些智能活動的一種，一

---

*Potential: A Cosmic Vision for our Future Evolution* (San Rafael: Origin Press, 2013), Pt 1, ch. 3, sec. 3.2 The Second Phase of Conscious Evolution.

<sup>21</sup> 參 G. Kursanov, ed., *Fundamental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7), 87ff.

<sup>22</sup> 同註 16。正如學習提升其他如舞蹈或數學的能力一樣。

<sup>23</sup> 韓國九段圍棋棋手李世乭敗於 AlphaGo 之下可能說明人工智能的發展一日千里，甚至可能模擬出自覺能力，然而模擬的跟真實的是否等同？例如：自覺行為是否需要設定優化函數？圍棋比賽新聞參 Christopher Moyer, "How Google's AlphaGo Beat a Go World Champion," *The Atlantic* (March 28, 2016).

<http://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6/03/the-invisible-opponent/475611/> (Accessed October 20, 2016).

<sup>24</sup> 同註 16。

部超級智能機器便可以設計出更好的機器；那麼「智能爆炸」就無可置疑地會發生，而人類智能卻將會遠遠落後。因此，第一部超智能機器也就是人類所需要的最後發明。

25

此外，超越性別（gender transitioning）也是超人類主義的另一關注議題。既然男女之別由於生理因素，那可預見在超越生物性的同時，便不再需要分別男女身分。<sup>26</sup>若通過基因改造或人工智能機制的「精神上傳」（mind uploading），能選擇不同性別身體的話，那麼一個精神主體，便能在不同時間經驗不同性別，雖這些技術應還未面世，但「超越」性別的 LGBTQ…文化已在當下社會蔓延。<sup>27</sup>

超人類主義嘗試對於甚麼是「人」進行解構，過去我們認為不言而喻的普遍共識，到今天越來越不能再那麼確定是不變事實。一旦否定（解構）了原本因創造而得以被定位的價值，人必須自定價值內容，自己必須充當終極者。但是人在自然界不能找到自己的價值，除非他創造自我價值，並自定「發展」方向，不過矛盾的是他又只能夠回到自然中創造自我價值。朱利安的兄弟阿道夫·赫胥黎（Adolf Huxley）曾提過人類會面對「勇敢新世界」，因為在那裡將發生前所未有的新事。但誰知這個新世界是禍是福？最後會否因人類歸回物質（塵土）的虛無而導致自我價值（並自我）的泯滅？<sup>28</sup>

## 伍、真人類的超越在於按基督形象「再形格化」

「人算甚麼？……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新約《希伯來書》作者引用舊約《詩篇》第八篇，詩人對於上帝創造人類奇妙的讚嘆。他發出讚嘆是因為在上帝的偉大創造中，人站在領受者的角色，能夠觀看這偉大作為，並且在其中被賜予管理者的特殊位份，不是因著人自身的長處，而是上帝給人的恩典。這恩典就像無力的嬰孩面對強敵卻能得勝一樣的不可思議，皆因背後有上帝。《希伯來書》則更進一

---

<sup>25</sup> 譯自 Irving John Good,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Ultraintelligent Machine," *Advances in Computers* 6 (1965): 33.

<sup>26</sup> George Dvorsky & James Hughes, "Postgenderism: Beyond the Gender Binary," IEET Monograph series, *IEET-03* (March 2008): 1-18. <http://ieet.org/archive/IEET-03-PostGender.pdf> (Accessed July 30, 2016).

<sup>27</sup> 加拿大的「超性別廁所」政策已正在實施。見 Nick Wells, "Gender-Neutral Bathrooms Coming to Ottawa Schools," *CTV News* (August 12, 2015 7:31PM EDT). <http://www.ctvnews.ca/canada/gender-neutral-bathrooms-coming-to-ottawa-schools-1.2514473> (Accessed October 20, 2016).

<sup>28</sup> 從哲學角度對於超人類主義的辯論，參 Stephen Lilley, *Transhumanism and Society: The Social Debate over Human Enhancement*, SpringerBriefs in Philosophy (Dordrecht/Heidelberg/New York/London: Springer, 2013).

步給予一個基督論式的解讀，<sup>29</sup>即人類的偉大不光停留於原初管理上帝創造的大地自然的責任上，甚至這個責任（因為人的墮落）是否真正得以落實也成了問號（2:8c），反而看見基督成為人而打開了一扇希望的門，能夠重新提升人類到超越的地步。作者把解決人類問題的方案放在基督的代贖，然而代贖的實際果效是成聖：「因那使人成聖的和那些得以成聖的，都是出於一。」（11節）即通過與基督聯合成為一個生命共同體，人類現在得以被提升至基督作為上帝兒子本來的位份，而因此能夠跟基督共享從父上帝所得的豐盛生命。

人類得以「再形格化」的前提是基督取了人類血肉之軀的形格，讓人在他裡面改變成為他的模樣。作者更將天使跟人類之間的分別凸顯出來，詩篇第八篇原本只是承認了在上帝創造秩序中，人比天使微小「一點」（**טַעַט**)，<sup>30</sup>但《希伯來書》則以此解釋為基督「暫時」（**βραχυ τι**)比天使小，<sup>31</sup>暗示著跟基督聯合為一的人將要因基督的緣故而超越天使，<sup>32</sup>最終確實滿足了「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的應許（8節）。

作者雖未詳盡「再形格化」之歷程，但書中面對如何克服基督徒因信仰受苦問題。所提供的出路是在參與基督的受苦經歷中，我們也會更加像他；值得安慰的是，因為基督已經受苦在先，他藉著與我們同行的方式，便能幫助我們度過現在的困難（18節）。作者的總意是勸導各人在所處的環境中信靠與順服上帝，並堅忍到底（6:11-12; 10:23）。保羅同樣也曾為加拉太的信徒是否堅忍到底而擔憂，並期盼「基督成形」（**μορφωθη Χριστος**）在他們心裡（加 4:19），他更明顯提出再形格化的方法是在於按上帝美旨更新心思意念（**μεταμορφουσθε τη ἀνακαινωσει του νοου**）而付諸生活行動（羅 12:1-2）。這都是信靠與順服的要旨。

按照基督的樣式「再形格化」，暗示原先上帝按著自己的形象造人的形象跟聖子有密切關係，正如作者說他是「上帝本體的真象」（來 1:3）。如果按照上文的論述，上帝的形象提供了上帝的靈運行的平台的話，那麼按照基督的形象，聖靈也內住於獲得重生的人類心靈中。人的形格的可塑性不光是聖經教導，就連超人類主義者也可能看到，但是殊途並不同歸，人若要自定自我演化的形象，結果恐怕將會在人類狂傲的諸多試驗中，把上

---

<sup>29</sup> F.F. Bruce 認為《希伯來書》作者可能認定詩篇 8:4「世人」（son of man）暗指《但以理書》7:13的「一位像人子的」（one like unto a son of man），故此順理成章地把自稱人子的基督代入其中。F.F. Bruce,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4), 35.

<sup>30</sup> 雖然 **טַעַט** 在《約伯記》10:20 也有用作時間短少的意思，但是從詩篇第八篇上下文判斷，該處理應指向創造秩序的位階高低而言。見 **טַעַט**, *The New Brown-Driver-Briggs-Gesenius Hebrew-Aramaic Lexicon*, 589-590.

<sup>31</sup> 見 **βραχυς**, *Greek-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34. 筆者觀點跟 Philip E. Hughes 雷同，見 Philip Edgcumbe Hughes, *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7), 85.

<sup>32</sup> 假若按照不少當代舊約學者的觀點，解釋《創世記》1:26的「我們」為指著上帝和天使而言，則人類超越天使更是顛覆性的思想。前述觀點見 Gerhard von Rad, *Genesis: A Commentary*, The Old Testament Library, revised editi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2), 58; 並 Waltke, *Genesis*, 64. 筆者比較同意 Kidner 的解釋，眾數的「我們」表達了上帝的豐滿，而且暗示著後來更清楚啟示的三位一體。見 Kidner, *Genesis*, 51-52.

帝賜給人原有的尊貴抹殺，在上帝形象的位格被約化為智能和體能的過程，人容易變成他人的工具。

## 陸、從上帝形像的超越造物到高能超級悍將

假若人獸之別在於上帝的形象，墮落的人心尋找自我超越會否讓人淪為超級野獸？一個實際問題是，到底落實超人類主義理念，可能帶來甚麼眼前利益？在戰爭環境中，軍人若能增加作戰能力，就軍事而言便是一個出奇制勝的要素。因此不難想像，國防工業對於能夠製造出超級戰士應有特別興趣。從維基百科所引用的訊息得知，現已有對大腦的研究，如何增強戰士處理資料能力，甚至計劃把人的不眠狀態延長至 168 小時。<sup>33</sup>

電腦遊戲和未來實際有時候只有一線之隔。在題為《泛用無界角色扮演機械人：勇敢的實驗，忠心的僕人，無靈的殺手》一書中，作者 David Pulver 教人如何在電腦遊戲中，設計出各種（甚至包括擁有自覺能力的）不同智能程度，又能扮演不同角色的機械人。<sup>34</sup>雖然這只是電腦遊戲，但是隱含在背後的價值也許就是對於明日世界的預告。如果人與有高度智能的機械人可以融為一體，那麼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人在參與勇敢的實驗中也可能慢慢演變為他人的忠心僕人和無靈的殺手。在今日世界，軍事用途的無人駕駛飛行器（UAV or drones）跟背後的操作員之間的關係便是一例。

又試從思想操控的角度看問題，在戰爭前夕常有心理戰術的應用，透過宣傳謠言而引起混亂，為要瓦解對方的戰鬥力。從《馬太福音》13:24-30 天國比喻中，耶穌以田地形容人心，是上帝和魔鬼共同爭取的對象，假如把文化價值納入戰爭模態考慮，我們將不難發現在後現代文化的解構行動中，也許是把既有價值觀瓦解的同時，為有利於灌輸「新」的價值觀念，方便進一步對人類心靈進行操控。

---

<sup>33</sup> 見註 14。

<sup>34</sup> David Pulver, *GURPS Robots* (Austin, TX: Steve Jackson Games, 1997).

## 參考文獻

- Bruce, F.F. Bruce.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4.
- Chu, Ted. *Human Purpose and Transhuman Potential: A Cosmic Vision for our Future Evolution*. San Rafael: Origin Press, 2013.
- Dvorsky, George & James Hughes. "Postgenderism: Beyond the Gender Binary." IEET Monograph series. *IEET-03* (March 2008): 1-18. <http://ieet.org/archive/IEET-03-PostGender.pdf> (Accessed July 30, 2016).
- Farrell, Joseph P. & Scott D. de Hart. *Transhumanism: A Grimoire of Alchemical Agendas*. Port Townsend, WA: Feral House, 2011.
- Good, Irving John.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Ultraintelligent Machine." *Advances in Computers* 6 (1965): 31-88.
- Grumett, David.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nd of Enhancement: Insights from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In *Transhumanism and Transcendence: Christian Hope in an Age of Technological Enhancement*. Edited by Ronald Cole-Turner.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1. 37-49.
- Hendry, G.S. "Ecclesiastes." In *New Bible Commentary*. 3<sup>rd</sup> ed. Downers Grove: IVP, 1970. 570-578.
- Hughes, Philip Edgcumbe. *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7.
- Huxley, Julian. "Transhumanism." In *New Bottles for New Wine*.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7. 13-17. <http://www.transhumanism.org/index.php/WTA/more/huxley> (Accessed July 22, 2016).
- Kidner, Derek. *Genesis: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Downers Grove: IVP, 1967.
- \_\_\_\_\_. *An Introduction to Wisdom Literature: The Wisdom of Proverbs, Job and Ecclesiastes*. Leicester/Downers Grove: IVP, 1985.
- Kursanov, G., ed. *Fundamental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7.
- Lilley, Stephen. *Transhumanism and Society: The Social Debate over Human Enhancement*. SpringerBriefs in Philosophy. Dordrecht/Heidelberg/New York/London: Springer, 2013.
- Moyer, Christopher. "How Google's AlphaGo Beat a Go World Champion." *The Atlantic* (March 28, 2016). <http://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6/03/the-invisible-opponent/475611/> (Accessed October 20, 2016).

Nick Wells, "Gender-Neutral Bathrooms Coming to Ottawa Schools," *CTV News* (August 12, 2015 7:31PM EDT). <http://www.ctvnews.ca/canada/gender-neutral-bathrooms-coming-to-ottawa-schools-1.2514473> (Accessed October 20, 2016).

Pulver, David. *GURPS Robots*. Austin, TX: Steve Jackson Games, 1997.

Seufert, Matthew. "The Presence of Genesis in Ecclesiastes."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78 (2016): 75-92.

"Transhumanism." In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nshumanism> (Accessed July 12, 2016).

von Rad, Gerhard. *Genesis: A Commentary*. The Old Testament Library. Revised editi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2.

Waltke, Bruce. *Genesis: A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1.

Wolff, Hans Walter. *Anthrop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1.